

古今之镜： 从梁巘《评书帖》书法品评观看当代书法品评理论的重勘

张 峰

信阳师范大学 河南信阳 464000

摘要：本文以清代梁巘的《评书帖》为研究对象，剖析其书法品评观的核心内涵及其对当代书法批评理论重构的启示。文章首先由清代碑帖之争的学术背景入手，指出梁巘作为碑帖融合派的代表，以“古法”为根基，提出“清、健、雅、脱”的审美标准与“南北兼容”的辩证思维，构建了贯通技法、气韵与文化精神的批评体系。其次，从理论建构、历史价值与方法论三方面分别阐释《评书帖》的学术思想及意义，揭示其对清代碑学运动的先导作用及书史阐释的范式价值。最后，聚焦当代书法批评的困境，提出重构书法的审美标准、破除批评定式和重建文化主体性的路径。

关键词：梁巘；《评书帖》；书法批评；当代书法理论体系

有清一代，书法理论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的格局。有以阮元、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碑学派，推崇秦汉和北朝碑刻，强调书法应溯源篆隶古法，反对帖学柔靡之风，形成以金石气为审美的创作取向；有以刘墉、王文治为代表的帖学派，提倡延续宋明帖学传统，以晋唐法帖为宗，注重法度传承与文人雅趣的审美取向。

碑学与帖学的对立贯穿着整个清代书坛，但学者群体的介入使二者产生互动、影响，并逐渐走向融合。于是，书法理论研究中的碑帖融合派便应运而生。他们认同“碑帖各有所适”的辩证观点，主张调和碑学雄强与帖学的灵动，主张兼容并蓄的思想脉络。

梁巘的《评书帖》就是这一理论观点的有力支持者，他认为北碑雄强，南帖秀逸，学者应兼收并蓄，不可有失偏颇。这一观点对后世书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一、梁巘与其《评书帖》

梁巘（1710—1788年后），清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字闻山，号松斋，安徽亳州人。

不似当代或重技法轻理论或重理论轻技法，梁巘的技法和理论同样出色。其书法以楷书、行草书见长，书风遒劲古朴，与当时的梁同书并称“南北二梁”。杨守敬《学书途言》中曾评云：“梁山舟（同书）领袖东南，梁闻山昌明北学，当时有南北二梁之目，诚为双璧”；其书论著作《评书帖》是清代重要的书法理论文献之一，集中体现了他的书法美学思想与书法品评观念。

作者简介：张峰（1989.07--）男，汉族，河南上蔡县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书法。

（一）《评书帖》的书法品评观

1. 书家品评，尤重“古法”

《评书帖》以品评历代书家为核心，尤其对晋唐至明代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进行深入剖析与阐释。在评论历代书家时，梁巘尤其强调“古法”的重要性，认为古法的核心内涵从技法维度上是晋唐笔法的正统性，从审美维度上是古意与气韵的结合。提倡“入古”“出古”都应取法晋唐，不慕时人，反对当时过度追求奇巧精致而失去古意的孱弱书风倾向，不仅是对晋唐以来书法传统的坚守，更是针对清代书坛时弊提出的理论救正。

2. 笔法与结构、气韵与骨力

梁巘在《评书帖》中对笔法与结构、气韵与骨力的论述，是其书法理论的核心内容。“用笔贵圆熟，结体贵疏朗”，强调笔法的圆润与结构的通透，把用笔的圆润精熟与结字的疏朗开张融为一体，认为写字笔法和结字同样重要，这一点与诸如赵孟頫的用笔结字论不尽相同；他还注重“气韵”与“骨力”的有机结合，认为书法需“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反对软媚无骨的书法风格，为当时“馆阁体”流行的孱弱书风注入一丝清流，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碑帖代谢的发生。

3. 客观公正、兼容并包

在当时碑帖代谢之际，梁巘没有被当时大力鼓吹碑学观念的时风所影响，而是清醒地对碑和帖都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一点难能可贵。他继承了阮元“南北书派论”的思想，更强调南北风格的融合。他认为碑帖同源，南北书风皆源自秦汉篆隶传统。《石门铭》的灵动与

《兰亭》的流美，实为同一笔法体系的不同表现。他还认同“互补共生论”，北碑长于骨力洞达，南帖长于气韵生动，二者如阴阳相济，缺一不可。这一观点对后世书法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4. 针砭时弊、毫不留情

在对时弊的批评方面，梁颉毫不留情。清早期，由于董其昌书风的流行，书坛逐渐被“软媚无骨”的书风所笼罩。如清初“馆阁体”过度追求秀美而大失浑厚，呈现僵化和程式化的面貌；当时书家盲目摹古、泥古不化，机械模仿古帖（如董赵），过于追求形似而忽略精神内核，导致作品空洞无味，背离古法。针对以上的现象，他批评道：“今人作字，但取形模，不究神理”“学赵（孟頫）者圆熟软媚，去古益远”，提倡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入古出新，寻求个性表达。

（二）《评书帖》的学术价值

梁颉的《评书帖》作为清代中期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对历代书法的精辟品评，更在于它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承启作用以及对后世书法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1. 理论建构：书法品评体系的完善

梁颉将“古法”从单纯技法层面提升至文化精神的高度，他认为“古法”不仅是晋唐笔法的规范，更是士人风骨与儒家“中和”思想的载体，这一理论为清代碑学运动的“复古”思想提供了学理依据。

他提出“清、健、雅、脱”四字审美标准，将传统书论中零散的品评术语（如“神采”“气韵”）整合为可操作的批评框架，直接影响包世臣《艺舟双楫》中“神、妙、能、逸”的品级划分。

在阮元“南北书派论”之前，梁颉已提出“碑帖互补”的观点，主张北碑的雄强骨力与南帖的灵动气韵兼收并蓄，这一思想成为清代碑学理论的重要先声。

2. 历史价值：书法史观的承前启后

《评书帖》成书于乾隆年间，正值帖学式微、碑学萌芽之际。梁颉对馆阁体的批判、对北碑价值的发掘，以及对“古法”的重新诠释，真实记录了清代书法从“帖学一元”向“碑帖二元”转型的思想轨迹与发展脉络。书中对董其昌、赵孟頫等明清书家的尖锐点评（如“董其昌书虽娟秀，终觉单寒”），为后世研究书家接受史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参考体系。

在书史脉络的描述上，其名言“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精准提炼了历代书风特质，至今仍是书法史研究的核心范式，与康有为“碑学帖学

之变”共同构成中国书法史的两大学术体系。

3. 方法论启示：实践与理论的互鉴

梁颉本身是书法大家，其理论多从创作经验出发。例如论笔法时强调“腕活指实”，论结构时主张“因字立形”，皆以具体技法解析支撑美学判断，避免了传统书论常见的务虚倾向。他对“古与今”“碑与帖”“形与神”“刚与柔”等范畴的讨论，始终贯穿着辩证逻辑。他将书法与人格修养（“作字如作人”）、文学境界（“书卷气”）乃至哲学思想（“以造化自然为师”）相联系，打破书法作为单一技艺的局限。

二、从梁颉《评书帖》到当代书法品评理论重构

梁颉的《评书帖》作为清代碑学运动兴起前的重要书论，其核心观点与批评方法对当代书法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在传统与创新、技法与精神、形式与内涵的辩证关系上，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考路径。

（一）破解“技术之上”困境，重构书法审美标准

当代书法展览中，大量作品追求视觉冲击力（如夸张造型、拼接染色等）而忽视笔墨内涵；当代书法学习者中，大量学书者急功近利，学习当代书法名人作品，只为在书协举办的各种展赛中占据先机。凡此种种，皆为当代书法“技术之上”“唯技术论”之困境。

当代的书法批评应关注笔法的圆厚、流美等古意，强调线条的骨力与质感，以精微笔法传递人文意趣，而非依赖装饰、步趋时人而出效果。应以晋唐笔法的正统性、古韵与气韵的融合为批评方式，逐步回归传统，考镜源流，直至本心。

梁颉评书标准：“清”（纯粹性）、“健”（骨力）、“雅”（文化品格）、“脱”（个性表达），是为其经典的论书言论。在当代书法批评语境中，我们可以进行当代转化，如“清”，应关注线条质感，反对当代书写过度涨墨掩盖笔法缺陷；“健”，抵制如“田楷”程式化的甜俗柔媚书风；“雅”，其强调诗文修养对书法的影响；“脱”鼓励在传统书法框架内的个性表达与突破，如曾翔“吼书”须以古法笔力为支撑。而不仅仅是把书法批评的矛头指向书者本人（近来书法圈的“人身攻击”可是不少）。

梁颉在《评书帖》中强调的“古法”并非简单的复古或守旧，而是通过对传统技法的回归与再诠释，构建书法创作与批评的文化根基。这一思想对当代书法批评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在应对技术异化、形式泛滥、文化空心化等问题时，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二）从形神兼备到气韵骨力

梁颉语：“用笔贵圆熟，结体贵疏朗”“以筋骨立形，

以神情润色”，强调技法（筋骨）与气韵（神情）的不可分割性。

梁巘的书法批评维度我们应进行当代阐释。如中锋的当代价值，中锋线条带来的厚重感仍是东方线质美学的根基；如结构的当代价值，汉字结构带来的空间经营应符合“计白当黑”的虚实法则等。

当代书法“国展体”过度追求笔法炫技，但却失去情感表达，如线条是否具有生命力，如林散之之草，是否暗含“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呼吸感，如王铎之涨墨，是否符合视知觉上的对比碰撞；展览体的“技术空心化”是当代书法批评亟待关注的命题。梁巘对笔法结构、气韵骨力的论述，本质是为传统书法建立一套“精神语法”——技法不是冰冷的规则，而是文化生命的物质载体。

梁巘在《评书帖》中对笔法结构、气韵与骨力的论述，直指书法艺术的本质问题——技法与精神的辩证统一。这些观点不仅是清代书论的高峰，更为当代书法批评提供了突破形式窠臼、重建审美体系的理论范式。

（三）破除批评定式，构建多元评价

当代书坛时常陷入“守成”与“革新”的激烈对立，而当代的书法批评也经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批评定式。梁巘的南北碑帖融合的辩证思维方式可提示批评家关注的方向——坚持客观公正、兼容并包的批评方式，打破非此即彼的批评定式。

梁巘在《评书帖》中对南北书风的论述，以客观公正的史观与兼容并包的美学视野，打破了清代书坛的门户偏见，为书法批评提供了超越地域、风格对立的思维范式。其对南北碑帖书风的精准定位、超越地域偏见的审美洞察、动态发展的书法史观、碑帖融合的辩证思维，以及对当代书法批评都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梁巘对南北书风的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在价值疏离、流派对立的当代语境下，这一思想启示我们，书法批评应既要捍卫传统的核心价值（如笔法、气韵），也要以开放姿态接纳多元的探索。

正如梁巘所言：“能合南北，乃成大家。”当代书法批评的使命，正是以这种包容性与辩证性，引导书法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走出狭隘的门户之争，迈向更广阔的精神境界。

（四）直面当代书法批评的三大困境

针对清代馆阁体的僵化和部分书家盲目摹古的现象，梁巘的批评毫不留情，极力反对当时书坛的董赵靡弱之风，提倡在继承晋唐正统的基础上寻求个性的表达。

当代书坛三个问题亟待解决：形式主义泛滥、功利

主义侵蚀、文化认同危机。关于形式主义，当代“展览体”甚于“馆阁体”否？笔者不敢下论。但展览体形式与内容的割裂，或者有时形式大于内容，是否能引领书法往正确的道路上？我想观者不言自明，有关内容与书体上的联系，笔者以为若用汉代雄风书写汉辞赋，以先秦文字书写诘屈聱牙的先秦典籍则内容与文字才会配套。功利主义带来的书法商业化导致创作趋同，书家为了迎合市场或评委口味而丧失艺术个性，此中危害猛于虎也。全球化冲击下，书法或逐渐沦为东方符号，失去“书以载道”的文化深度。

针对以上弊端，笔者以为当代书法批评方向应是笔墨语言与文化意蕴的统一，应是斥责“争效时流，去古益远”的书法商业化的勇气，应是主张“书卷气”与“文人精神”，重建书法文化主体性。当代书法批评实践与理论建设不仅要当代书法生态深刻反思，更要以犀利的批评视角和建设性理论，为当代书法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结语

梁巘的《评书帖》如同一面跨越时空的“古今之镜”，既能映照出清代书坛的症结与人们的求索精神，也能从侧面折射出当代书法批评的困境与可能性。其书法品评观以“古法”为根脉源流，以“辩证”为方法着手，以“人文”为宗旨回归，构建贯通技法、审美与文化的批评体系。在碑帖代谢、古今碰撞的语境之中，这一理论不仅为清代书法从帖学转向碑学提供了思想上的先导，更以其开放包容的智慧，为当代书法批评的理论与实践注入了鲜活之水。

正如梁巘所言：“能于古人法外别有会心，方是真解脱。”当代书法批评要在“守正”中“开新”，在“重勘”中“重建”，在“创新”中“守法”。这或许正是《评书帖》最好的启示：传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品评不是终结，而是对于书法作品观看角度的重新唤醒。

参考文献

-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 [2]梁巘著，洪丕谟释.《承晋斋积闻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
- [3]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 [4]姜寿田.《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